

# 「美亞文件」與「白皮書」

薛光前

## ——兼論「摩根索中國日記」的重要性

「美亞文件·導致中國災禍的線索」(或簡稱「美亞報告」)係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所屬國內安全小組出面於一九七〇年一月二十六日，由美國政府印務局在華府印行，列為「官方文書」，專供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之用。其性質與重要性，較諸一九四九年八月美國國務院發表之「白皮書」(書名

「愛人以德」精神，顧全中美友誼，忍氣吞聲，從無一言以辨正。蓋深信事實勝於雄辯，歷史當為真理作證。現事隔二十年，而有柯貝克教授將此一段複雜奇離的史實，條分縷晰，編印成書，用使真相大白於天下，頓使「白皮書」黯然失色。若柯教授者，誠可謂有心人矣。

「美國與中國關係(特別關於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九年期間)」)，有過之無不及。「美亞文件」共分二卷，第一卷自第一頁至九四六頁，第二卷自第九四七頁至一八一九頁，外加索引一〇二頁(第一、第二卷各五一頁)，全書共計一九二一頁(「白皮書」祇有一〇五四頁)，洋洋大觀，洵為巨著。原在美亞雜誌搜出有關文件共有一千七百件，經主編人柯貝克教授編輯編入報告者三百十五件。其中泰半為中傷中華民國、詆毀我政府領袖與官員的報告。

此中來龍去脈，實有因果可尋。「白皮書」正文計四〇九頁，共分八章：

我們讀了這些報告，就能明白這些執筆報告人的無聊和幼稚。全書的重點，在於柯貝克教授所撰長約一百十四頁的序文。這篇出色當行的序文，畫龍點睛，暴露了這些撰述報告人員的背景和挑撥手段。離間中美傳統友誼，莫此為甚。我們深信假使當初美國國務院沒有這些從中國取得歪曲事實、惡意中傷的情報——特別是從任戰時美國駐華大使館二等祕書謝偉思處取得的報告(柯貝克所選的三百十五件文件中，出自謝偉思的手筆者約占三分之一)，誇張中共的「進步」、「新民主」，誣指我政府的「落伍」、「無能」，美國政府在我大陸情勢最吃緊的關頭，決不會投井下石，於一九四九年八月發表「白皮書」，使我軍民受到意外的沮喪，助長了中共赤禍的橫決氾濫！

第一章：美國一世紀的政策(一八四四至一九四三年)；  
第二章：中國國民黨與中共關係的檢討(一九二一至一九四四年)；  
第三章：赫爾利將軍使華(一九四四至一九四五年)；  
第四章：雅爾達協定與一九四五年之中蘇條約；  
第五章：馬歇爾將軍調停工作(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七年)；  
第六章：司徒雷登使華(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  
第七章：軍事概況(一九四五至一九四九年)；  
第八章：美國經援計劃(一九四七至一九四九年)。

正文以外，另有附件一八六種，計六四一頁。均為官方文件，包括條約、協定、宣言、報告、書信、備忘錄、談話或會議紀錄之類。在此等文件中，特別在第三章「赫爾利將軍使華」、第五章「馬歇爾將軍調停工作」(占九九頁之多)、及第六章「司徒雷登使華」(占七七頁)三章中，充滿片面之詞。或不實不盡，或斷章取義。綜其用意，無非將大陸淪陷原因，完全歸咎於我政府，而將美國自身責任，推卸得一乾兩淨。有識者每稱「白皮書」為「white-wash」(「洗手不認帳」之意)，實非虛指。其中最令人失望、亦使中美關係受到最大波折者，厥為時任美國國務卿艾契遜在「白皮書」書

回憶戰時中國，在強鄰壓境、極端艱困之下，為配合盟邦共同作戰，担起太平洋方面任務，軍民犧牲，無止千萬。乃美國國務院於我在大陸與中共作決戰時，不顧大體，出此下策，實為親者所痛、仇者稱快。我國當局一本

首所刊出之「陳轉函」Letter of Transmittal，其最存有偏見的幾句是：

「自二次大戰勝利以來，中國軍隊從美國所取得的武器，由於中國軍官的無能、逃亡、投降，士兵的缺乏作戰意志，以致大部份落於中共之手。有人要求，假使能對國民政府再予以相當有限的軍事和經濟支援，可使國府消滅在中國的共產勢力。依美國政府所能取得的，最爲可靠相信的軍事、經濟、政治情報，殊不能支持這種見解。」

艾契遜本人忠心謀國，各爲其主，決不存心與中華民國爲難。但他對中國問題原無充分認識，本人也沒有到過中國。對戰時中國，尤爲隔閡。他所謂「依美國政府所能取得的，最爲可靠相信的軍事、經濟、政治情報」，是誰提供、是誰經手的？艾契遜在書中沒有交代明白，讀者也不會作進一步的追詢。直到我們讀了「美亞文件」，才恍然大悟，所謂這種「可能取得」、「最爲可靠相信」的情報，都是這些「美亞文件」作者，特別是謝偉思這幫人所供應的。他們在戰時中國憑藉其外交官身分，一面假借史迪威將軍在華的聲望，同時利用他一介武夫，缺乏政治常識，一面依靠范宣德在國務院內的佈置安排，內應外合，上下其手，才使艾契遜隊在鼓中，先入爲主，受盡播弄，而不自知。我們深信艾契遜的反共意識，決不後於他人。但他受人包圍，爲人利用，積重難返。即使事後發覺「部屬」措施之非是，亦不能不由於「行政上連帶負責」之關係，對既成錯誤及造成錯誤之「部屬」，挺身而出，一肩擔當，袒護到底。年來艾契遜對中共的看法，因事實的推演，已自知其非，幡然改變。但對「白皮書」仍堅持其立場而不稍自悟。在一九六九年出版的「自傳」(Present at the Creation)中(第三〇三頁)，還自得其樂，不稍認錯。

到今天，在美國官方和學術界中，還有一部份人對「白皮書」一往情深，留戀不忘(去年十二月在華府舉行的美國歷史學會年會中有一組專門討論「白皮書」。認爲「白皮書」所指出「中共在大陸將取中華民國地位而代之」之預言，已爲事實所應驗。殊不知這完全是倒因爲果之談。假使「白皮書」能一憑事實，無所曲護，而不依靠這些存心袒共禍華的惡意宣傳，相信艾契遜的結論，決不致如此不顧道義，友敵不分，破壞中美傳統友誼。根本說來，荷艾契遜稍有自知之明，而不受羣宵包圍，美國政府是否會有「白皮書」的發表，還是一個疑問？

現在，我們有了「美亞文件」，足證「白皮書」之歪曲結論，完全由於歪曲報告而來，其價值可知。所以我曾經評論說：「美亞文件」推翻了「白皮書」。我們不妨把「美亞文件」名爲「綠皮書」(按「美亞文件」的封面爲綠色)，亦無不可！

我們讀了「美亞文件」，同時不能不聯想到另外一部和「美亞文件」具有同等重要歷史價值的「摩根索中國日記」。

「摩根索日記」共有兩種，一是關於德國的，名爲「摩根索德國日記」；一是關於中國的，名爲「摩根索中國日記」。兩者都是由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所屬國內安全小組委托柯貝克教授主編的。「摩根索中國日記」共有二卷，於一九六五年二月五日由政府印務局在華府印行。第一卷自第一頁至八六一頁，第二卷自八六二頁至一六九九頁。外加索引五六頁(第一、第二卷各二八頁)，共計一七五五頁。此外，柯貝克教授寫了一篇長約十六頁的序文。我們要研究這部日記，有幾種原因：

一、摩根索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至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是羅斯福總統的財政部次長，旋升任爲部長，一直供職至一九四五年七月爲止，是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他的日記，據摩根索自述，是他在財政部任職期內最完備、最忠實的紀錄。全部共八百六十四冊，每冊三百頁，全部都一百萬字。所有關於美國戰時戰後初期的對華一切經財設施，無不事無鉅細，包括在內。此項日記，全部入藏於海德公園羅斯福紀念圖書館內。事經二十五年以後，才印影一套，送入美國國會圖書館。據摩根索自稱：這部日記和羅斯福總統及霍浦金斯Harry Hopkins的日記，是有關戰時美國國事最重要的紀錄。

二、研究「摩根索中國日記」，可知在戰時戰後，美國國務院和財政部處境相似，同樣受到逆流的侵入。在中國基地的工作人員，仍是以謝偉思這幫人爲主體。在美國財政部主持策劃的，却是懷特Henry Dexter White。懷特的地位相當於司長。可是對於中國問題却是大權獨攬，力能左右一切。柯貝克教授在序言中指出：

「安全小組對於懷特處理撥款與戰時中國的種種措施，予以特別注意。一部份由於他的措施，使中國的幣值，從法幣四十元對美金一元跌到法幣四千元對美金一元。很多觀察家相信中國幣值的暴跌，實爲蔣總統受挫，引

致中共得勢的主要原因。美國行政當局和國會的政策是支持 蔣總統的。可是懷特串通了少數的高級官員，竟壓服了美國政府。

「最後，懷特被發現是一個共產黨的代理人。在這部日記中，舉出很多例子，顯示若干官員做出未經上級核准和不受節制的行爲。這些官員未必全爲滲透分子，但有時爲自以爲是的奇離心思所驅使，有時爲與部內同事互相爭權而不顧大體，逞私行事。」（見序言第四頁）



柯貝克教授於去年七月在聖大聖演講與作者（右）及匹茲堡大學教授謝覺民博士（左）合影  
希爾神父

### 三、

在「摩根索中國日記」中，可以見到美國實際政治的運用，其重心在於「官僚」Bureau-Cracy。「官僚」的勢力，可以朋比爲奸，包圍上司，左右上司。上級

決策原來很正確的，但交給「官僚」實施時，往往會根本變了質，走了樣。

在美國國務院是如此，在美國財政部也是如此。因爲在戰時中國，美國國務院外有謝偉思，內有范宣德。美國財政部，不但外有謝偉思的幫手，還加上阿達勒 Solomon Adler（日記中引用其名，達一四五次），內有懷特，其能力與權力足以左右摩根索，更高出於范宣德在國務院的勢力（日記中引

述懷特之名，達三七六次之多）。艾契遜在「自傳」中（第八一及八二頁）講到懷特的爲人說：「據我觀察，懷特服侍摩根索十分忠心，也頗有才幹。後來有人攻擊他偏袒共產黨。我討厭他討論問題時粗暴無禮的措詞，較諸一般反對他的祖共，其程度更濃。……：我和他的意見，常常不同，有時出入很大。但他的意見，常能得到他上司有力的支持。」

柯貝克教授在序言中指出，依「摩根索中國日記」所紀的事實看來，美國現行三權分立互相制衡的制度，并不能駕馭懷特這批「官僚」的活動。因爲行政首長與立法成員均有任期。衆議員二年一選，總統任期爲四年。參議員六年一選。所有選舉，均須以民意爲依歸，彼此尙可互相制衡。最高法院法官雖是終身職，但一切舉措，均有法令限制，不能採取主動行爲。祇有「官僚」集團，不但是終身職，且不受三權方面任何一方的牽掣或外部的束縛。他們是政府三權以外的第四種權力，可以獨來獨往，力能左右最高的國策。居里 Lauchlin Currie 的爲羅斯福總統所重用，就靠懷特以摩根索的名義所汲引促成的。

四、在國會爲「摩根索中國日記」聽取證言時，前衆議員周以德以中國問題爲例，指出了美國「官僚」集團，有四種方式可以爲非作惡：

**甲、對行政首長提供歪曲事實的情報。**以中國借貸黃金案爲例，懷特不斷的告訴摩根索，中國政府腐化、缺乏民衆支持，將被推翻。當然，懷特的目的，在影響摩根索所設定或執行的政策。行政首長欲不受這種歪曲報告的影響是很難的。因爲除此之外，他別無其他情報，足資比較參考，同時他本人還需要一種極高度的判斷能力。

**乙、曲解政策的指示。**財政部的指示，在穩定中國的通貨。國會議決借貸黃金五億給中國，財政部的責任是把黃金運給中國。可是懷特曲解財政部的指示是：中國政府的受到黃金借貸，是使通貨穩定，所以受到的政府，也要安定。依懷特之見，中國政府并不安定，財政部之目的在使現行之政府爲另一由中共所主持之政府所替代。在此之前，黃金借貸應予留住不給。

照例政府的指示，終是要言不繁。因之「官僚」儘多機會，可以任意補充或解釋。同時，所有指示，往往由代表各部份成員組成的委員會所草擬。意見紛歧，莫衷一是。所以指示的用語措詞，往往含混不清。有時故意寫得

模稜兩可。

**丙、存心拖延。** 懷特從不反對把黃金借給中國。可是他袖手旁觀，幾個月一事不辦。然後他制定出許多規則出來，規定運送黃金的方法和路線。因為這些手續，他又可藉此延宕。推諉延宕，原是官僚辦事一貫相傳的手法，但以黃金貸華一事而論，這種一再的延宕，會使政策的原意，一筆勾消。在很多部份或機關之中，規章之繁複，祇有特別專家，才有線索可尋。這般「官僚」往往有很堅強的行政根據，使任何上級的指示，歸於名存實亡！

**丁、散播謠言。** 懷特在重慶（戰時中國首都）的屬員，特別是財政部專員阿達勒，向美國新聞記者散播不利於 蔣總統的謠言。從美國駐華大使館發出的謠言，有時還更嚴重，可是阿達勒可以串通新聞界，對 蔣總統發生不良印象。這種做法的普遍有效，有非一般所能想像。往往令人會想到美國政府裏面的「官僚」和華府新聞人員連串一起，實在是美國間接或未來的當家人。（以上周以德證言譯自「摩根索中國日記」序文第八至第九頁）周以德的證言，為「摩根索中國日記」的主角懷德而設，但於「美亞文件」的一般角色，亦同樣適用。所有四種方式，無不互為應用，曲盡其妙。我們無論讀「摩根索中國日記」或是「美亞文件」，都有一種共同的感覺：中美傳統友誼，由於兩國領袖的明智，素稱融洽，并無隔閡。尤以我 蔣總統和羅斯福總統之賢明，推誠相與，可稱志同道合，心心相印。問題在於美方所謂「官僚」的作俑，從中破壞。這般「官僚」尤其在戰時美國，自命為遠東或中國專家，以學者身分從政，互為汲引，相為標榜，造成了一股逆流，處處跟中華民國存心為難。另外勾上了新聞從業人員中的不良份子，不顧國家利害，推波助瀾，與風作浪，使中美傳統關係，受盡了無情的摧殘。現在痛定思痛，美國方面固當記取這沉痛的教訓，我國更應懲前毖後，謀有所以，補苴之道。補苴之計無他，必須將我國所認定的史實，用科學分析方法，一本客觀立場，加以整理，奮筆直書，無所顧忌。不但用中文，且須用英文及時公開發表。使這一代的青年，尤其是美國青年，能知所適從，有所取捨。戰時的一批「官僚」，是上一代的美國青年，他們所受的「華學」是有偏見的，是不全的。這批「官僚」的影響，在今天還是「陰魂未散」，處處作祟。所謂姑息份子，就是這種遺毒未盡。我們如何正本清源，在美國加強「華

學」的研究，使歷史真理，得以澈底剖白及顯彰，實為當務之急。我們很感謝柯貝克教授能在此時此地，先後主編了「摩根索中國日記」和「美亞文件」。不但對中美兩國人民有交代，且對歷史也有交代。在我個人更要特別謝謝柯教授。因為他在「美亞文件」序文的第一頁，就引本人英著「中國之抉擇」一書為演繹中國近代史的佳作。拙著早於一九五九年由芝加哥亨利，里格蘭書店出版，現已絕版。承柯教授謬采虛聲，美意可感。

一九七〇年四月四日於紐約聖若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 本刊遷址啟事

本刊自五十九年四月廿七日由台北市中正路一七九五號六樓遷移至台北市木柵區萬壽路六十四號新址。電話總機九三四九二一一二六轉三一九分機，郵遞區號一一一六，郵政劃撥儲金帳戶號碼仍為三四三六號，如有訂購刊物，請駕新址接洽為荷。

問題與研究月刊社啟